三家詩拾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家詩拾遺

(二)

范家相撰
錢熙祚校

三家詩拾遺卷六

國風

〔葛屨〕

摻摻女手。（摻、韓作纖。）

〔韓詩〕內傳。纖纖、女手之貌。（文選注。）

古詩。纖纖出素手。本此。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奏疏。）

儉爲美德。能畜聚。則戶有蓄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說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釋文。）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

張氏之說與毛略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注文選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蒞官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按原本謂下衍之字依春秋繁露刪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釋文

〔蟋蟀〕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注文選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勸其及時爲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僖儉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遺風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

思深而有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常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史記○按此條出鄭康成詩譜非史記文）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天下皆不可斯須去樂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襮魯作繡）〔魯詩〕內傳繡綺屬（鄭注士昏禮引魯傳）

〔綢繆〕

見此邂逅（逅韓作覯）

〔韓詩〕內傳邂覯不固之貌（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覯釋文解說也與韓說義（○按此下疑脫異字）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噬韓作逝）

〔韓詩〕內傳逝及也。釋文。言猶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飲食歎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車舝〕

寺人之令。韓作伶。〔韓詩〕傳曰。伶、使伶也。釋文。

〔小戎〕

俴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按鄭箋以俴駟爲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爲甲。而韓以爲不著甲何也。邲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曰沚。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丹、韓作沚。〔韓詩〕傳曰。沚。搓各切。赭也。釋文。

〔黃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奏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裕論曰若二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如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鴥彼晨風〔韓詩〕鴥作鴥鴥傳。○按此見詩外傳。原本失注。謂鴥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六書故亦以晨風爲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爲鶻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列女傳。

〔宛丘〕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奏疏。班固曰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地理志。○按末三句乃詩疏因漢志語而申言之非漢志本文也范氏併取之誤。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丘之子卽爲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舉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枌〕穀旦于差。〔韓詩〕作嗟。謂擇令日而招同類。猶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可以樂飢。〔韓詩〕作可以療飢。義亦異。

〔東門之池〕〔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辨女、陳之采桑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大夫曰。其棘則是。○按列女傳作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其人且亡。而況鴞乎。乃服而舍之。列女傳。

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且亡。而況鴞乎。借詩比刺。於本義不涉。楚辭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女引詩刺之。其說尤明。諸家好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爲辨女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地。非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辨之焉。

歌以訊之。〔韓詩〕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誰侜予美。韓作娓。〔韓內傳〕娓、美也。釋文。

〔澤陂〕傷如之何。此文已不可攷矣。范氏本爾雅注。石經作陽。○按漢石經雖用魯詩。

〔魯詩〕傳曰。陽、予也。○按此條出爾雅注。原本失注。

碩大且卷。韓卷作𧘇。〔韓詩〕薛君曰。𧘇重頤也。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韓作揭。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韓作㤅。古怛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㤅兮。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琉引詩說。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卽周道之所見。以興成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侯人〕

荷戈與祋。祋韓作綴。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義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言汚澤之鳥。尙以不濡其翼爲才。況爲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楚子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鄅之也。鄅與尤通。蓋古說已深。疑有誤。○按此字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魯詩〕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此魯說之本唯心結於一而不二斯儀見於外而如一儀一卽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爲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子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公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卽釋文亦載有八月在宇之訓是韓詩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亡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於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太平御覽

四月秀葽　獻豜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葽味苦苦葽也○按此條出說文原本失注鄭氏曰四歲曰肩周禮注

八月在宇　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霤向北向窗也釋文　班固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白虎通

二之日鑿冰沖沖

〔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爲伏陰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卽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也注孟子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鶹鳩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子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以鴟鴞爲鶹鳩毛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其子者鴞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之固也○按此句有誤字薛似以鴟鴞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自托于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稍爲近之小毖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蓼蟲自貽伊戚拚飛維鳥卽鴟鴞之屬也鴟鴞的是鴟鸮墓門之詩曰有鴞萃止楚詞以爲繁鳥豈鶹鳩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罪人指武庚故以鴟鴞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鴟鸮而何集傳之說當矣

徹彼桑土土韓作杜予手拮据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口足爲事曰拮据租積也文俱釋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棷皮也

〔東山〕

鸛鳴于垤　烝在栗薪（栗、韓作櫟）

〔韓詩〕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也（文選注）　蓼薪、柔薪也（釋文）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褵　九十其儀

〔韓詩〕薛君曰褵、帶也（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韓、皇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言周公東征述職而天下皆正也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正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銶

〔韓詩〕錡、木屬銶、鑿屬（釋文）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卽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蓋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芘也。（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爲縰罟。小魚之網。鰕芘則益小矣。孫炎以爲九囊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七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注載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淮南子曰鹿鳴與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美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與君子備笙簧以宴客似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傚

〔韓詩〕鄭氏曰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鄉飲酒禮注）

鄭志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此蓋得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文選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注。班固曰。周道郁夷。言使臣行馬馳於此道。地理志。○按下句。乃顏師古語。非漢志本文也。范氏誤。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理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按顏師古明言韓詩。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安及矣。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爲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諮謀也。魯詩慮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按列女傳述姜氏勸重耳之言。亦本國語。必魯詩說也。范氏誤甚。未

〔常棣〕作𣏌。韓作夫栘。鄂同。鄭箋。

〔韓詩〕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晁氏詩說。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爾雅曰。唐棣栘。又曰。常棣。棣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赤栘。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栘。故一曰棣。一曰栘。若棠同。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誤認唐棣爲常棣。

因以唐棣四句卽此篇之逸詩夫子刪詩篇刪其章蓋未知考也

和樂且湛耽韓作〔韓傳〕耽樂之甚也文釋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晁氏詩說序曰勞者歌其事詩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爲文御覽太平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于衆力者故詩人取以爲求友者興也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按漢書翼奉傳無君臣下十字孟康引詩內傳以五際爲卯酉午戌亥必齊詩舊說如此范氏欲以五達道當之故增此十字其荒謬不待辨也

此爲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爲五際而天保一詩爲君臣之際耳而讖緯家遂生異說焉漢郎顗傳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戾此卽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改變之政也詩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按此四字原脫依詩正義補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詩緯之

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鼎解頤未嘗托言符命卽翼奉推時何嘗鑿證詩篤豈轅固生而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爲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見及

禘祫烝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祫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爲大祫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爲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爲祫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其詳見詩譜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

殷勤撫恤。何殊挾纊。若爲亂離疾苦之作。則憂時告瘁。何異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釋文。○按上句出釋文。下句出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其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

班固曰。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爲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爲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爲宣王之詩。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世家申公之學者乎。

〔杕杜〕

檀車幝幝。韓作殘殘。車敝也。征夫不遠。

〔韓詩〕男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禮記正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說苑

此篇下三章卽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非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三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雝雝。魯作喁喁。萬福攸同。

〔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後漢輿服志　賈誼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鄭箴膏肓引韓詩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據輈車鸞鑣謂鸞鈴置於馬口之兩傍也鄭氏曰置鸞于鑣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當依魯韓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不醉無歸。

〔韓傳〕愔愔和悅之貌。釋文。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而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可以湎。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詩。當矣。韓以愔愔爲和悅。而詳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文選注載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湎。與初學記所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初學記。○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菁莪〕

菁菁者莪。韓作蓁蓁。蓁蓁、盛貌。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本傳引六月詩。○按劉歆此議。漢書附見於韋元成傳。非本傳也。范氏誤。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史記索隱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奏疏○按此疏見漢書陳湯傳原本失注）

〔采芑〕

有瑲葱珩

〔韓詩〕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鄭注引韓詩）

〔車攻〕

東有甫草（韓作圃）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爲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有甫田爲證以周之東巡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　〔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本傳）

火盛於午。金盛於酉。庚卽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庚午日取午爲陽。以王者當之爲二陽。要非經義。

儦儦俟俟。（韓作駪駪。駪駪音俟。）

〔韓詩〕薛君曰。趨曰駪。行曰駪。（文選注。）

且以酌醴。〔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鴻雁〕

劬勞于野。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釋文。）又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又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俱公羊傳注引內傳。○按前三句見詩正義。後五句見公羊傳注。應分別注之。）

〔庭燎〕

〔魯詩〕劉向曰。宣王嘗臥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進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淫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臥。卒成中興之君。（列女傳。）

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以詩在變雅。美非全美也。三家不分正變。故有美無箴。

〔沔水〕

讒言其興。〔韓詩〕薛君曰。讒言、每緣間而起也。文選注

上言民之訛言。如槀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此云讒言其興。則詐僞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諫爲誹謗。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韓詩〕九皐。九折之澤也。釋文

九折之澤至爲繚曲而聲聞於天。以喻密室陳詞。而天下咸聞其忠讜。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鄭箋以九皐爲坎。自外數至內爲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韓詩〕空作窮。薛君曰。深谷也。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宮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絳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嵩高烝民諸篇。詞多夸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韓作朸。旅卽反。如鳥斯革。韓作翟。

〔韓詩〕杕隅也。翱翔也。釋文。

乃生男子。室家君王。載衣之裼。韓禮作裼。

〔韓詩〕生男以爲世子。所以爲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也。文選注。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引內傳。齊人名小兒被爲褓。釋文。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褓者、褓也。

〔無羊〕

或寢或訛。〔韓詩〕訛作譌。覺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八

小雅

〔節南山〕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韋昭曰節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豈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皇父徹我墻屋田卒汙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　憂心如惔。韓作炎。說文作炎。同。　何用不監。

〔韓詩〕節視也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傭降此鞫凶。

〔韓詩〕傭作庸易也。釋文。

薛君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文選注。

以庸爲易言天之降凶必俟其惡稔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　蹙蹙靡所騁。

〔魯詩〕劉向曰久徧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新序。〔韓詩〕薛君

曰騁、馳也。文選注。

鄭氏以四牡爲人君所駕。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爲用。喻大臣自恣不爲王用。與劉說同。非奔走勞敝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俱劉向政事疏。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視天夢夢。

〔韓詩〕夢夢。惡貌。釋文。外傳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露脊作迹。○按春秋繁此之謂也。

以號爲名。嫉邪思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爲害大矣。幽王寵妾爲妻。訛言以是爲非。名之不正。莫斯爲甚。是可哀也。

天夭是椓。天夭、蔡邕作天天。椓作加。韓作椓。

張衡曰。速速方穀。天天亦加。天通妖。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緯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梅福曰。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本傳。○按原本歌作交。依漢書改。孟康曰。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爲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詩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緯書之說。按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剝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震二字。依詩正義補。推度灾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上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明載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冢崒崩也。是年三川竭。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王基杜預以長曆推之。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內嬖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灾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谷永傳。顏師古述魯訓。

〔韓詩〕內傳。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漢書天文志。○按漢志但云詩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魯作閻妻扇方處。

〔魯詩〕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注。閻妻。嬖寵之族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皆以刺厲王淫于嬖寵而爲官。○按此條出漢書谷永傳。原本失注。

按谷永疏又有抑褒閻之亂語。或魯詩別有可証歟。豔緯書又作剡。

抑此皇父。不慭遺一老。〔韓傳〕抑。意也。意音噫。釋文。慭。閒也。

〔雨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大夫刺幽王也。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集傳。淪胥以鋪。韓作熏胥以痡。又作薰。魯齊詩皆作薰。顏師古曰。請相薰蒸也。

〔韓詩〕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後漢書注。

〔小旻〕

謀猶回遹。韓作次。

〔韓詩〕薛君曰。回。邪僻也。文選注。

譸譸訛訛。韓譸作淪。

〔韓傳〕不善之貌。爾雅不供職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民雖靡膴。韓作膴。

〔韓傳〕靡膴。猶無幾何。釋文。

王肅膴讀作嫵。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韓戾作厲。

〔韓詩〕厲。附也。文選注。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韓傳〕填作疹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釋文。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注。孟子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曰。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論衡。蔡邕曰。伯奇既逐。履霜以足。作清朝履霜操。○按今琴操採葦花以食其隣。大夫閔之。乃賦小弁。琴操無末二句。○按今琴

按如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說何以云。

怒焉如擣。○按原本此句誤作疚。今依釋文改正。下句擣亦作疚。〔韓傳〕擣作疛。心疾也。釋文。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外傳〕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所不容也。○按此條出說苑。非外傳文。

意以淵喻父母。以萑葦自比也。

〔巧言〕

僭始既涵。

〔韓傳〕涵作減。減少也。釋文。

匪其止共。韓作維王之卬。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爲亂者也。說苑。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韓傳〕作趯趯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韓傳〕易作施。善也。釋文。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壎。蘇公作篪。譙周古史考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正義引此二條。不云是魯詩說。○按詩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引韓氏傳。

〔谷風〕將恐將懼。〔韓傳〕將、辭也。文選注。談注釋文。○按原本今改正。

〔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韓傳〕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佻佻公子、韓作嬥。　粲粲衣服、粲、韓作采。

〔韓詩〕嬥嬥、往來貌、釋文。　薛君曰、采采、盛貌、文選注。○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于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莫矣。

〔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莫、散也、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大略篇。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始則曲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一轍。進人不可不愼也。毛序以爲刺大夫將小人與三家同。

〔鼓鐘〕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鐘所爲作也。（鄭注中侯握河紀。）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韓詩。以雅以南下有棘任朱離句。見後漢陳禪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按此四字原脫。依後漢書注補。）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文選注。）

陳忠劾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棘任朱離。注云。毛詩無棘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此句矣。毛傳亦有棘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文選注。）加薛君說則南當爲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芯（韓作馥。）芬孝祀。〔韓詩〕薛君曰。馥。香也。（文選注。）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

廬舍各得二畝半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此當合何休班固參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倬彼甫田〔韓傳〕倬作劉卓卓也大也釋文○按釋文音無大也二字

〔大田〕

秉畀炎火有渰韓作奄淒淒與雨韓作雲祈祈

〔韓傳〕秉作卜報也釋文〔外傳〕有奄淒淒與雲祈祈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韓意以爲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介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脩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魯詩〕劉向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裨冕旒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苴絰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胄立於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

宜爲右亦宜。新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新書。

匪傲匪傲。飲酒者不傲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漢書五行志注。

〔鴛鴦〕

戢其左翼。摧之秣之。

〔韓詩〕戢、揖也。揖其嘱于左也。摧、委也。猶食也。釋文。

按禽鳥之宿。皆揖其嘱於翼。後人多不省覽此注。

〔頍弁〕先集維霰。〔韓詩〕薛君曰。霰、英也。文選注。

天將雪六花先散爲英。毛以爲暴雪。不如韓長。

〔車舝〕以慰我心。〔韓傳〕慰作愠。愠、恚也。釋文。

〔青蠅〕袁孝政曰。衞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按袁說見劉子注。疑誤。

搆我二人。〔韓傳〕搆、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韓詩〕衞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後漢書注。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然詩曰大侯既抗曰烝衎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賓祭祀之禮詩所謂賓乃武公之自謂蓋入爲卿士爲王之賓也韓亦未嘗指爲武公之賓

威儀反反（韓作𠙵𠙵。）〔韓傳〕𠙵𠙵善貌。（釋文。）

〔魚藻〕有頒其首。〔韓傳〕頒、衆貌。（釋文。）

魚之在藻衆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君也下章有莘其尾則燕毕而散矣

〔采菽〕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韋昭曰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注。）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平左右。〔韓傳〕作便便左右。閑雅之貌。（釋文。○按原本雅作習。依釋文改。）

絺纚維之。福祿膍之。〔韓傳〕纚、笮也。膍作毗、厚也。（釋文。）

笮、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木戾竹爲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傳〕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儀。韓作儀。　雨雪瀌瀌。韓作麃麃。見晛曰消。韓作曦晛聿消。

〔韓傳〕儀。我也。曦晛。日出也。釋文。

〔魯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封事。

〔都人士〕　孔穎達曰。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首章。　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逸詩也。蓋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緇衣引此。乃美其君子而思念之詞。毛傳引之。以爲傳今思古之意。

〔黍苗〕　韋昭曰。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焉。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白華〕

英英。韓作泱泱。白雲。　視我邁邁。韓作怖。○按原本正文誤作念子懆懆。今依釋文改正。

〔韓傳〕泱泱。雲貌。怖怖。意不悅好也。釋文。

〔緜蠻〕　〔韓詩〕薛君曰。緜蠻。文貌。文選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三家詩拾遺卷九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無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本傳

按呂氏春秋引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未嘗言其帝制爲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經所以不免爲王肅之深譏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

〔魯詩〕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民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按漢書貴作蕢○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貴至德之本也○按漢書貴作蕢

無遏爾躬〔韓傳〕遏病也釋文

〔大明〕

昭事上帝聿古作允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倪天之妹〔韓傳〕倪作磬磬也釋文說文譬喻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立功○按春秋繁露立作致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按原本此句作知天道之常也依春秋繁露改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韓作亮彼武王

〔魯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別錄

〔韓傳〕亮相也釋文按爾雅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亮是訓

〔緜〕

緜緜瓜瓞自土杜齊作沮漆

〔韓傳〕瓞小瓜也釋文

〔齊詩〕顏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漢書地理志注

周原膴膴堇之陾陾度之薨薨

〔韓傳〕膴膴美也釋文度填也

說文抶盛土於蕢也陾陾築墻聲則度是填土於墻之意毛訓度爲居非也薨薨人衆聲皐門有伉〔韓傳〕伉作閌盛貌釋文

〔棫樸〕

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王厚齋曰此卽選左右之說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詞也其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春秋繁露鄭箋大意略同蓋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文爲方伯興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命而專征郊亦殷王命之郊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以追王之禮稱王蓋受王命行郊卽受天命耳江都以文王王天下而自行帝制行郊非是但詩先言左右奉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郊後伐甚明也

左右奉璋　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白虎通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魯詩〕言其質美也說苑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豈弟矣。（國語注。）

國語。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釋詩意甚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錄之。見古義之可從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躍淵喻其干祿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與文王作人之雅化。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韓詩〕薛君曰。載。設也。（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十子也。（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訛。（苑。）

〔皇矣〕〔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爲都也。漢書郊祀志。韓作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韓作
〔韓詩〕薛君曰蕃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按原本譌注文選注。今改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欲季爲後也。去之吳。太王將死。謂季歷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
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社。被喪服遠而之吳。非理也。羣臣既欲立季。而伯復商之于仲。似存係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韓作文王與左傳同。貊其德音。釋貊文。
〔韓傳〕貊作莫定也。此章韓詩與左傳俱作文王。王肅注亦同。按上章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章亦指文王爲是。即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爲說。是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穎達曰。經涉亂離。故師有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侵阮徂共。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釋文。○按上句見釋文。下句見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拒其義兵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傚而象之也新書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衢之謠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湛曰湛從匡衡受齊詩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詩云云崇固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天時而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漢書

崇墉仡仡〔韓詩〕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說苑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襁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勿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集傳所云不終日而成也。賈說正同。

王在靈囿　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人乎。新書。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韓傳〕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也。言辟者。取辟有德之義。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燕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正義。○按原注此下有公羊疏。三字。檢公羊疏無此文。今刪去。湯時大旱。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改正。使人禱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倡歟。婦謁盛歟。按此條與辟雍無涉。疑錯簡當在雲漢篇中。班固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壁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按此三字有脫誤。白虎通云。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之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文王烝哉。〔韓詩〕烝、美也。釋文。

築城伊淢。王公伊濯。〔韓詩〕淢作洫。深也。濯、美也。釋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燕、安也。翼、敬也。言文王貽其孫以善謀以安敬之道貽其子。子謂武王也。班彪傳注。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劉向曰。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列女傳。鄭氏曰。帝、上帝。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鄭說。宋惟蘇老泉與鄭異而已。

附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中候稷起曰。蒼耀稷生感跡。昌孳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簡娀吞之。生孳封商苗與曰。孳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以棄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寘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有身則生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述詩傳。）

弗拂（韓作厥）豐草〔韓詩〕薛君曰、拂、弗也（釋文。○按原本誤注文選。今改正。）

鳧鷖〔韓詩〕鳧鷖在亹〔韓詩〕薛君曰、亹、水流貌（文選注。）

〔假樂〕

顯顯（中庸作憲）令德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正義曰、此齊魯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說苑。）

牖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牖民孔易

〔蕩〕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外傳〕夫人性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攜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云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詩云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義與韓同

天不湎爾以酒〔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文釋

〔抑〕

〔韓詩〕侯包曰衞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侯包傳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

覺毛訓爲直鄭改爲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有梏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易

天下
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辭也。釋文。○按釋文無辭也二字。
〔桑柔〕征以中垢。〔韓外傳〕征以中垢闇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春秋繁露。
倬韓作對。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蘊隆蟲蟲。韓作鬱隆炯炯。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灾。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繁露。
〔韓詩〕鬱隆爲暑耗、惡也。釋文。○按釋文無鬱隆爲暑句。
我心憚暑。胡寧瘨我以旱。〔韓傳〕憚苦也。瘨作疹。重也。釋文。
〔嵩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禮記注。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申甫爲仲山甫。按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觀下所載外傳可見。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于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反正。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天下翕然向風。（○按外傳天下作海內。）咏宣王之德詩云云。

〔烝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于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積微者。積細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漢書本傳。）鄧展注、韓詩以爲封于齊。

按齊爲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于齊。毛傳亦同。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晫。明也。釋文。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內傳肇長也。釋文。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按原本誤作圭瓚。依外傳改。九錫秬鬯。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云。禮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而鄭箋改之曰。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之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爲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于禰

廟未有于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也箋義爲長按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爲太祖者今之太師爲是但遣將如祭統所言未嘗不可在太祖之廟也亦不可不知

鋪敦淮濆　〔韓傳〕鋪作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十

三頌

〔清廟〕

〔魯詩〕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其德○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齊詩〕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漢書本傳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後漢書祭祀志東平蕭王引傳班固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漢書郊祀志禮記升歌清廟示德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卽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尚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偏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者俛然淵其志和其聲○按今大傳無此八字愀然若復見文王之身孔安國曰穆爲敬之容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書傳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蔡邕曰助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後漢書注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維天之命〕〔韓傳〕維念也釋文

〔維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注左傳

以維清爲象舞四家皆同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之象成童所舞文王之樂若樂記所云下管象武明堂位象謂周頌武也則大武之詩武王之樂也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武匪可混而爲一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韓傳〕薛君曰靡好也注文選

〔天作〕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岨矣韓作徂者岐字屬下句三家同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注文選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略同其以二后爲文武以成王爲成王誦即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爲郊祀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即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于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爲說于是賈逵（○按此二字原在國語下今詳文義移置此）韋昭據之以注國語孔穎達恪守鄭箋反謂古人指叔向因其節文比義取象理頗溢于鄭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重經師而厚

評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詩。頌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子詩序駁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一作謐。〕

賈誼曰。謐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者也。禮記引此一句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若而不違。無聲臭之可聞也。其旨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震、韓作振。〕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薛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注。〕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皆合。而韓以爲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尙無乖異。

〔執競〕〔韓詩〕執、服也。〔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彊者武王也。天下無彊之不服。是維武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爲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貽我來牟。〔韓詩〕薛君曰。大麥也。文選注。

按廣雅。麰小麥。麳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詩來牟本作嘉蓌。似止大麥也。

〔噫嘻〕播厥百穀。〔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此無斁。

〔韓詩〕薛氏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後漢書注。射厭也。後漢曹大家傳注。

毛以雝爲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于西之義。如以鷺與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韓傳〕陳穀曰。秭。釋文。薛君曰。醴甜而不秭也。文選注。

按秭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潛〕〔韓傳〕作涔。魚池也。釋文。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魯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歡于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詩云云。言羣臣皆以和來也。向傳。羣臣作四方。（封事。○按漢書劉

〔武〕耆定爾功。韓耆巨移反。〔韓詩〕鄭氏曰。耆、老也。言年老乃定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受也。箋異毛傳。

〔閔予小子〕

嬛嬛齊作煢。在疚。念茲齊作我。皇祖陟降庭止。

〔齊詩〕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曰。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漢書本傳。顏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日鑒在茲。

〔齊詩〕匡衡曰。言天之日鑒王者之處也。漢書郊祀志。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韓作赦。自求辛螫。拚飛維鳥。

〔韓傳〕懲、苦也。赦、事也。釋文。辭君曰。拚飛貌。文選注。

〔載芟〕

其耕澤澤韓作釋。徐徐韓作民民。其鎛。

〔韓詩〕繹繹盛貌。文選傳曰。民民、衆貌。釋文。

〔絲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劉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

〔酌〕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春秋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蓋祭廟奉天樂章。古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養時晦。〔韓外傳〕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左傳。遵養時晦者。昧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韓言養之至于晦昧。乃伐而取之。亦是此意。

〔桓〕于以四方。克定厥家。〔齊詩〕匡衡曰。傳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本傳。

〔般〕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班說近于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別觀之。於繹思三字。毛詩無之。崔靈恩採三家本有此句。

〔駉〕有驒有駱。〔韓詩〕驒、白馬黑髦也。釋文。

〔泮水〕屈此羣醜。狄鬱。韓作。彼東南。憬獷。韓作。彼淮夷。

〔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鬻、除也。獷、覺悟之貌。倶釋文。○按末句出文選注。疑分別注之。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稙稺菽麥。

〔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稙、長稼也。稺、幼稼也。釋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騂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白虎通引傳。○按原本末句作霤臣者王。今依白虎通改正。魯與虜同。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公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白虎通。班固曰。騰、乘也。釋文。傳曰。

附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按下貴字。春秋繁露作貪。武帝使張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仲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臣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天子祭天地。○按春秋繁露無地字。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于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合于天道。○按春秋繁露合作祭。無于天道三字。古文苑引作有祭于天道。此作合者。蓋范氏以意改之。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按江都以爲白牡尙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尙赤魯郊同于天子分白牡騂剛爲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爲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諸儒之手遂爲莽歆之藉口耳

新

韓作寢○按後漢書注引薛君說仍作新廟與毛詩同惟蔡邕獨斷引作寢廟蔡固治魯詩非韓詩也范氏誤

〔韓詩〕曹褒曰奚斯頌魯傳本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所作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奕然盛也後漢書注○按原文云言其新廟奕奕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與曹褒說正同范氏刪改大失本意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修行仁政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褒曰考父咏殷後漢傳

按史記春秋世家列傳于左傳國語皆其藍本非諸家不見二傳者可比獨解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是正豈史家不貴研經邪

〔韓詩〕那美襄公也裴駰史記集解引薛君章句

〔玄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劉向曰簡狄與姊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啣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按此條出列女傳原本失注鄭氏曰降下也天使鳦下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

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　又褚少孫曰。湯之先爲契。契母與姊浴于元邱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含之。誤吞之。卽生契。立爲司徒。姓之曰子。子者茲茲益大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賈殷號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述詩傳。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曰。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成千古疑義。愚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爲帝妃。履迹吞卵。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于嚳。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韓作域。大糦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傳曰。大糦、大祭也。釋文。

〔長發〕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之國亦始廣大。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韓傳〕撥作發。明也。釋文。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注文選

敬之日躋上聞于天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旐古作曏鄭

鄭氏曰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義爲下國諸侯在曏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禮記注正義此引齊魯韓詩也

爲下國駿厖〔齊詩〕厖作駹馬也董氏詩故○按原本誤注漢書注今改正

苞有三蘖〔韓詩〕蘖絕也釋文言壞木復生萌芽絕之弗使其生

〔殷武〕

許氏異義曰作鄭○按原本許誤今改正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涉疑錯置當在烈祖詩中○按此條與殷武無

撻彼殷武〔韓傳〕撻達也釋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韓詩〕適數也釋文

商邑〔韓作京師〕翼翼四方之極〔韓作是則〕

〔韓傳〕翼翼盛也後漢書注〔齊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而懷鬼方也○按此條

出漢書匡衡傳原本失注師古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按齊詩之意言因商邑之禮俗追原成湯之遺烈知高宗之伐鬼方而四方莫不來享來王者皆祖宗緒造之遺烈也非以是詩爲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跋

此書本王氏詩攷而補其未備間以己意疏通證明具有條理惜傳寫多誤又脫注書名數十條今爲一一補正三家中惟韓詩最後亡故此書所錄韓義爲多齊魯兩家存者寥寥中如劉向世習魯詩即以其說屬之魯匡衡嘗學齊詩即以其說屬之齊非有明文可據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此與上文鄭詩陳詩句法正同乃十五國風之齊非三家之齊也而顏師古注遽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又謂緜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齊詩魏代已亡不知顏氏何從得之董逌詩故又出顏氏後乃引齊詩四國是匡爲下國駿厖豈鄉壁虛造乎抑從他書展轉援引而得之乎又怪漢石經用魯詩出蔡邕手而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盡與毛同或謂此魯說之同於毛者然三家般詩有於繹思句見陸氏釋文而獨斷仍作七句又臣工本十五句而云十句有客本十二句而云十三句不知何以齟齬不合范氏所採未及獨斷故附著其說于後錢熙祚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三家詩拾遺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范家相
校者 錢熙祚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貴）

G一六六四上
朱